



紫语

得不到的是爱情，得到的是生活

□李超文

《80年代的爱情》一书自出版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与赞美，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如作者野夫说，它不是简单的男女爱，而是不断的拒斥，近乎残酷的安排，“乃因这样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对比当下荒诞不经物欲横流的现世生活，1980年代是一个60后普遍怀念的时代，书中代序写道：“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所以，那时候的爱情，也同样被打下“清纯”的铭牌，当然让曾经历的人久久不能忘怀。

是的，无论何人，谁能忘记自己的迷茫青春与爱情呢？

不过，对这本书中所述的爱情，虽然网上一片溢美之词，我却另有想法。

书中其实是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故事，关雨波与丽雯是彼此互有好感的高中同学，但高考后失联，关雨波去了省城上大学，丽雯因一分之差而落榜。四年之后，关雨波被分配到鄂西利川县偏远的公婆家，与丽雯重逢并互生情愫，但两人的感情终因种种现实限制而不能开花结果，关雨波重回省城与初恋女友结婚，丽雯另嫁他人。若干年后，关雨波已离婚且因事入狱，出狱后在回乡时再次重逢丽雯，终于在这一回，两人得以享受情与性的双重幸福，灵与肉的真实结合。但是，幸福很短，高潮戛然而止，关雨波远去京城打拼生活。又到了数年之后，丽雯因病去世，关雨波回乡为她送行，并领养了她的孩子。

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人们相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却是另一些人。

丽雯为什么不能接受关雨波的爱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接受，关得留在这个偏远的寨子，负担她与她的老父亲的生活。但是，她与她父亲都觉得，关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他只有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才能得到发挥与发展，如果留在乡村，将会默默无闻地终老一生。丽雯压抑着自己，也不愿意用情感来绑架关的未来生活。

丽雯的抗拒，野夫诠释为清纯与成全，但其实，各种可能性都会有吧。

比如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书中，渥伦斯基与安娜双宿双栖后，他觉得：与从莫斯科一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她的时候相比，他离幸福远得多，那时候他认为自己虽然不幸，不过幸福就在近距离的前面；如今，他却觉得最大的幸福已经过去了，她根本不像是他最初见到的那个美艳动人的女人，她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今非昔比，整个身体变宽了……

我就想，丽雯抗拒的一个可能性，也许，就是比安娜考虑得更周到，她不能相信关真的会一辈子与她在乡下过平淡寡味的日子……

于是，关雨波终于选择了回省城考研读书，并与初恋女友结婚。但是，既然他的心都已经放在丽雯身上，那样的婚姻可能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有爱的婚姻尚且不能长久，而爱情基础薄弱的话呢？可以想象，在两个人当中，隐约可见第三个人的影子。

后来，他们离婚了。那么，《80年代的爱情》其实可能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女孩因为得不到，所以忘不了，而且，在男人落魄的时候还主动以身相许，就更加感激她的好；而另一个女孩，虽然嫁给了初恋男友，最终却不欢而散，而且，若干年后还被有意无意地贬损。

老实说，在这当中，我更多地看到生活的真相，而不是或单纯或纯洁的爱情。

关于得不到的爱情，还可以看另外一个传世之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在年少时，费洛伦蒂诺和费尔明娜互相交换了许多炽热的情书，甚至曾经决定结婚。但是某天再次见面时，费尔明娜却“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女鬼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并对他说“忘了吧”，后来，她真的完全忘记了他，嫁给城里最知名且优秀的乌尔比诺医生，过着条件优渥的生活，期间乌尔比诺医生与别的女人出过轨。而费洛伦蒂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心底里珍藏着对她的爱恋与思念，但是，这一份持之以恒的单相思，完全不妨碍他与数不清的妇人或女孩们或长或短的寻欢作乐。在他六十多岁时，甚至引诱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当然，可以说，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让他回忆起年少时憧憬的费尔明娜。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几乎就是生活中的最大赢家，富有的父亲，体面的丈夫，舒适讲究的生活，数十年对她念念不忘的情人，并且在丈夫故去之后，与年迈情人再度坠入爱河。我忍不住猜想，也许费尔明娜就是马尔克斯心中念念不忘的女神，所以写给她堪称完美的人生经历，和最干净的私生活。

所以，当与一份感情相遇，得到与否，将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因为得不到，所以美好，所以难忘，所以赞颂，就像《铁达尼号》和《廊桥遗梦》……

而得到的呢，即使曾经你浓我浓百般甜蜜，在时光的洗刷之下，激情总会归于平淡生活，然后，就是《七年之痒》，《革命之路》，《消失的爱人》……

热点

2 孙悟空骂人最多，但从不对女妖爆粗

在整部《西游记》中，如果要统计说脏话、骂人最多的非孙悟空莫属，这当然和孙悟空的形象塑造有关。作为一个反叛者，他的行为方式必然与众不同，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说脏话、骂人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表达方式。“中国是一个迷信权威、轻视乃至否定个体独立自由的社会，尽管历代总会出现几个社会的叛逆者和具有个性反抗意识的人物，但往往昙花一现，不几天工夫就被权威压抑或扼杀，或淹没在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出现，意义便超越了一般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或反抗暴政的绿林英雄，因为他夺目的个性光辉，使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更具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骂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权威的反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论述，恐怕会得出让人失望的结论，孙悟空虽然骂人多，对权威的谩骂却几不可见，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对弱者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敌人进行辱骂。通过对孙悟空的骂人话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孙悟空骂人的方式非常单一，多半是托大，称老，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资历。

在这些称谓中孙悟空主要自称“旧祖宗”“孙外公”“孙爷爷”“老外公”“老子”，称对方为“儿子”“我儿”。对方提到的人物中，孙悟空则表示对方是他孙辈、重孙辈、玄孙辈。通过自称对方长辈，建立权威的身份感，以实现蔑视效果。至于说雷公是他孙子，更多的则是显示其资历老，辈分高，不屑于和小辈同提并论。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宗法社会中，男性长辈具有权威的象征含义，其神圣性不容侵犯。对父权的侵犯往往意味着对礼教的破坏，这是不允许的，必将受到制裁。孙悟空以长辈自称，由此具有了权威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对对方的极大藐视。吴承恩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崛起但尚未影响到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西游记》中弥漫着浓烈的理学意味，这从孙悟空的道德观中亦可得到印证。孙悟空的骂人话亦可以看作理学的延

伸，因此说“《西游记》之所以成为神魔小说中的奇葩，就在于它不仅将整个故事置于幻想之中，而且在幻想中写出了现实的真实，以神魔的活动来贯穿表现世俗的生活，展现出的是活生生的社会世相和广泛的世态人情。”也是有道理的。

除开托大称老，另外一种较为常见的骂人方式是将对方低级化、粗鄙化。孙悟空将白龙马的龙身骂作“泥鳅”，阿七大王在他眼里连妖都算不上，不过是个“毛团”，红孩儿则是个“畜生”。通过贬斥、粗鄙化，孙悟空获得了精神胜利，占据了心理优势。这和街市泼妇骂人无异，将对方低级化，以证自身之高级。除开以上所述，整部《西游记》中孙悟空骂得最多的当属猪八戒，骂人话也毫无新意，基本以“饕餮的夯货”为主，在第十九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四十六回均有表述。从字面上理解“饕餮”指的是畜生般吃糠，“夯货”指的是光吃不做，傻头傻脑，空有一身力气。吃糠、光吃不做、傻头傻脑这些词意均指向猪八戒的本相“猪”，从这句骂人话中不难得出孙悟空看不起猪八戒，认为其无能，对猪八戒的能力抱有严重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中虽然有不少女妖，但孙悟空并没有对女妖爆粗，少有的几句对女性的辱骂来自黄袍怪、猪八戒和玉面公主之口。其中第三十回，黄袍怪疑是公主通风报信，一怒之下要杀公主，辱骂到“你这狗心贱妇”。第五十五回，蝎子精要与唐僧成亲，猪八戒在打斗中骂蝎子精“淫淫贱货”。第六十回，玉面公主见孙悟空说“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来央请牛魔王的”，不由大怒骂道“这贱婢，着实无知！”。这三句骂人话中都有一个“贱”字，侧重点则稍有不同。黄袍怪恼怒公主通风报信，认为其有负于他，有违夫妻伦理，重点谴责其没良心；猪八戒因为蝎子精要和唐僧成亲，有违妇道，骂其淫荡；玉面公主则因为铁扇公主要和她抢老公，怀疑其人品。由此可以看出其辱骂中含有不同的价值倾向，也是其身份意识的体现。

3 整部《西游记》骂语中 皆无出现排泄物和性器官

要论《西游记》中最有趣最能体现骂人者身份意识的骂人话，还得看第十六回。唐僧师徒夜宿观音院，老和尚看上唐僧的袈裟，设计夺取。事败之前，小和尚广智称老和尚为“公公”。事败老和尚自杀后，众僧对老和尚的称呼依然是“师公”，见孙悟空恼怒后，迅速改口为“老死鬼”。称谓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力量对比的转化，也表示众僧对自身身份位置及时做出了调整。事败之前，众僧在老和尚面前处于卑位，称老和尚为“公公”，尊敬之意表露无遗。即使老和尚自杀后，在没有感受到威胁之前，依然称“师公”，尊敬尚存。一旦意识到威胁，众僧不得不称老和尚为“老死鬼”，以辱师的方式获得孙悟空的怜悯。至于孙悟空骂老和尚“老剥皮”，不过是表达其愤怒，指涉并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整部《西游记》

中没有以排泄物，如屎尿屁作为骂人话；也没有用性器官作为骂人工具。这些在现代社会常见的骂人词汇，在《西游记》中不见踪影。也许正如露丝·韦津利所言“有些生理功能是不好在正经场合讲的；这些话题引发的反应包括‘冒犯’、‘令人作呕’，以及‘恶心’，屎是一种最好避免的东西，万一无从避免，也要谨慎地加以掩饰。”；“屎绝对是最难听无理的一个”，“一个人能被骂得最难听的话”。《西游记》中之所以没有以排泄物和性器官作为骂人话，恐怕是出于禁忌。再且，由于《西游记》具有话本性质，有表演性，过于粗俗的骂人话也不宜出现在文本中。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极度粗俗的骂人话在当下的文本中屡见不鲜，这是题外话，也与本文主旨无关。在此，不提也罢。

《西游记》中骂人话的身份意识



吴承恩在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将时人俚语、风俗人情，甚至官制夹杂其中，这也是后人得以辨认其成书年代的一个主要线索。在这些俚语中，骂人话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在《西游记》中占据的篇幅不大，次数也不多，却也颇能反映出时人的某些身份意识，甚至社会结构关系。

□马拉

成为时尚流行语，也把《西游记》改编再次推向高潮。近年来《大圣归来》《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悟空传》等影视作品则对《西游记》进行了重新解构，让观众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西游景观。尽管影视剧对西游进行了各具创见地改编，然而受影视产品的大众传播属性影响，不得不不对《西游记》中的骂人话进行了删减，这无可厚非。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游记》中的骂人话进行分析，来探究西游人物中的身份意识。

1 如何指称孙悟空，可以说暗示了不同角色对孙悟空的定位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其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通过对大致生卒年代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正是明话本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从明嘉靖元年（1522）到天启七年（1627）的105年间，文人开始把话本作为一种书面文学的体裁形式进行创作，使其成为被市民普遍接受的独立的书面文体，一种成熟的、定型的文体形态。话本小说中经常出现寄生词曲，这主要是因为词曲与话本都具有基本相近的娱乐功能与市民审美趣味，词曲的音乐歌唱与话本讲说结合，强化了话本的说唱文学特征，文采情趣与感染力。《西游记》的创作显然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内，必然会带上明话本小说的某些特征，其中大量出现的词曲，诗赋即是明显的例证。吴承恩在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将时人俚语，风俗人情，甚至官制夹杂其中，这也是后人得以辨认其成书年代的一个主要线索。在这些俚语中，骂人话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在《西游记》中占据的篇幅不大，次数也不多，却也颇能反映出

时人的某些身份意识，甚至社会结构关系。

如何指称孙悟空，可以说暗示了不同角色对孙悟空的定位，而带有蔑视、甚至侮辱性的指称则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认定，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强调。从“妖仙”“野猴”“泼猴”到“妖猴”的递减中，孙悟空的身份逐步降低，众仙对孙悟空的身份认定一再降低。孙悟空大闹天宫后，玉帝对孙悟空的称呼也从“妖仙”转变为“妖猴”，从称呼的转变中意味着玉帝已将孙悟空开除出仙界，不再具有仙的身份。如来佛祖收服孙悟空时骂道“尿精猴子”，虽然不具备身份上的判定意义，却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异，这不光是身份的问题了，在如来佛祖的概念中孙悟空不过是只撒尿的猴子而已。

